

在 洲仔濕地 成長 的日子

文 / 莊孟憲

濕盟理事、洲仔濕地第一任執行長

那就做吧！

走進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，我滿肚疑惑的問秀娟：就是這裡嗎？秀娟回答我：是的。這個答案讓我心裡頭原本熱切期待頓時涼了半截。我蹲下來抓起一把土塊，用力的壓了一壓，發現這土根本就硬的像是石頭一般，而這裡卻要變成濕地？煞時間，我心裡開始出現嚴重的低氣壓，久久無法言語，不過，既然答應要接手，那就做吧！





五月份，趁著帶台南社大學員到洲仔濕地進行參訪的機會，再一次進入這塊濕盟人的夢土。戴著斗笠的義工，不管身後來了一群人，依舊揮汗如雨的工作著，貨櫃屋前的空地，如今已是長滿睡蓮及水草的生態水域；芒果樹下一群來自攝影協會的朋友，也各自尋找最佳的背景，為模特兒留下美麗的情影；將近半年不見的洲仔濕地，也從原本新生於高雄市的生態嬰孩，在眾人著看照之下，如今已蛻變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回想去年的一月，當我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，真的想像不到這裡會變成如今的樣貌。站在岸邊許久，回憶卻像倒帶的影像，又一幕幕的回到我的眼前.....。

當時我正在台南市的崇明國中擔任生物代課老師，就在上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，秀娟（當時的秘書長）打電話給我，問我要不要進來濕盟做事，我思考了一陣子，最後決定放棄走國中教師這條路，投入這個我完全不熟悉的工作領域。進入濕盟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來看當時已經在整地的洲仔濕地。

走進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，我滿肚子疑惑的問秀娟：就是這裡嗎？秀娟回答我：是的。這個答案讓我心裡頭原本熱切期待頓時涼了半截。我蹲下來抓起一把土塊，用力的壓了一壓，發現這土根本就硬的像是石頭一般，而這裡卻要變成濕地？煞時間，我心裡開始出現嚴重的低氣壓，久久無法言語，不過，既然答應要接手了，那就做吧！

洲仔濕地的前身是左營地區重要的稻田及菱角田，不過隨著曹公圳及蓮池潭水利的枯竭，從十餘年前開始，這裡農耕的用水就已經大量的使用地下水，而在這裡確定要發展濕地之前，這裡預計要開發成民俗技藝園區，透過濕盟及鳥會的前輩大力奔走之下，總於讓謝市長點頭，同意這裡進行濕地的營造。當時的設計是將原有的農地打通，挖出一塊大小約3.5公頃的不規則水域，而包商在此時尚須完成整地、圍籬、種植綠籬植物等工程，因此進入洲仔濕地的前三個月，我的工作比較像工頭或監工，隨時需要在上級交辦事項、包商推卸責任及尚不清楚狀況的工部門之間進行協商。

面對這樣的工作內容，確實是我的一大挑戰，因為久已習慣面對不會反抗的青蛙，以及單純的教書工作，突然間要與不同意見的人周旋，還真是不習慣，尤其剛踏入社會，自尊心超強烈，卻又必需面對上級命令無法貫徹、包商不用你、公務人員不積極等挫折，而事多、離家遠，又常常超工時工作的狀態，也常令新婚的妻子不諒解，這些挫敗卻又不是因為自己不努力工作所造成，而真的是要處理的工作太多，而人手卻嚴重不足所致。多方的壓力常常逼得自己無所適從，許多負面的想法也因此產生，無數次在揮汗如雨的工作時，臉上流下的已分不出是淚水還是汗水。就像我當新兵剛下部隊的時後，部隊所有的規定與規範，我必需在最短的時間內完全熟記，這種強迫式的成長，想不到在退伍之後，一樣要去面對。不過，如今回想起來，這段血淋淋的過程，卻也讓我變的更堅強，慢慢的體會到做事的原則與方法。

隨著洲仔濕地硬體建設漸漸的上軌道，經濟的壓力卻依然未能有效的解決，大部分的經費還是得依靠台南分會的支助，不過畢竟濕盟經費有限，長期如此絕非可行之計。洲仔濕地的目標之一就是吸引水雉回來，所以要種相當多的浮葉性植物，此時阿水想到可以用蓮花仙子的名義來募款，不過要如何募款？對我而言卻又是令一件頭一遭遇到的事。首先得先擬定募款的文宣，再來要進行宣傳，還要與種蓮花的廠商談條件，每個環節缺一不

可，其中又以有效的宣傳最重要。爲了要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訊息，就不能空口說白話，因此如果能讓捐贈者定期知道我們在做什麼，相信大家捐錢會捐的更有價值感，於是最陽春的『洲仔濕地電子報』出現了。爲了每次電子報的發送，得定期整理一段時間內洲仔濕地發生的事，久了就像是寫週記一般，爲這裡的轉變，留下一點一滴的紀錄，後來因爲工務局林欽榮局長的支持，每期的洲仔濕地電子報，變成爲工務局內部網頁的基本架構，洲仔濕地到底在幹什麼？也終於有了對公部門宣傳的窗口。

單靠我一人要在洲仔濕地工作是不可能的，早期與我一同並肩作戰的是住在洲仔濕地旁邊的柳藏先生。其實，瞭解洲仔濕地的人都知道，『洲仔』一詞，就是在清水祖師雕像下的這個小村落，然而，這裡的居民卻也因爲這片土地長期被徵收，而多少心有不甘，因爲在他們的認知裡，這裡是他們世代生存的土地，如今不但不能讓他們開墾，還要養鳥做濕地，讓他們無法接受。柳藏先生，一方面他是洲仔人，一方面卻又受雇於濕盟，在這矛盾的處境下，背後的壓力可想而知，但是他卻也在洲仔濕地早期水生植物及水域管理上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每當我去開會，水裡的工作就落在他一人的手上，或許是農夫天性使然，即使每天都得去找醫生打針才能繼續下田工作，卻總是在我還沒到洲仔時，他早就把工作作的差不多了，從他身上我學到相當多的知識，包括菱角要用腳種的技巧、浮萍及茨藻要怎麼清除、福壽螺與雜草的關係等等，這些我在課堂上永遠學不到的事，更重要的是那種農人對土地體察入微的細心，與對土地的疼惜之情。

洲仔濕地要有今天的局面，真的有太多的人、事、物值得紀錄與感恩。要不是阿水的堅持，每天穿著泳褲下去抓福壽螺；要不是謝瑞訥大哥腦筋裡面永遠用不完的創造力；要不是邱滿星大哥四方奔走募款；要不是古靜洋大哥在 24 小時沒闔過眼的疲累狀態下，趕來處理工程的問題；要不是大夥在昏暗的夕陽下，揮灑無盡的想像；要不是義工們不辭辛苦的付出；要不是……。



洲仔濕地要有今天的局面，真的有太多的人、事、物，值得紀錄與感恩

行筆至此，好多好多的回憶不斷的在腦海中湧現，我在洲仔濕地服務的半年多，許多當初的苦，如今以化成甜美的果實，這段回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轉折，也幫助了我從種種的歷練中成長。看著洲仔濕地水中綻放出茂盛的生命力，我相信只要有夢，就要勇敢去追求，不管結果如何，過程就是最大的收穫了。

共勉之！